



绿之丘 ■宇文昊

世相百态

独生子女证

■方鸿儒 文/图

“独生子女证”制度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重要制度,是国家对承诺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双方的书面认证证件,作为可以享受该政策的凭证。

笔者珍藏的这张“独生子女证”迄今已四十四年。1979年上海市实施“独生子女”政策,并于1980年颁发

“独生子女证”,笔者首批领证持有至今。

证件红色塑料封套上印有“上海市独生子女证”字样(2002年改为“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”),由“上海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”颁发。

证件内芯贴有孩子证照,其左页栏目依次为:证件编号,区属印戳;起止有效日期;儿童姓名,性别,出生年月;母亲姓名,工作单位;父亲姓名,

工作单位。右页“注意事项”有“本证为独生子女专用,不得冒名顶替”等五项。

证件由独生子女父母双方各自持有。按当时政策每月可享有2.5元(2011年提高至30元)独生子女奖励费至子女16周岁。我们从1980年4月领证享受至1992年3月。奖励费由夫妻双方用人单位各自发放。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还可一次性领取计划生育奖励费5000元。

根据“上海市副食品价格补贴”政策,1979年底出生的独生子女可享受每人每月8元,全年96元的补贴。每年1月由代领人携带登记该“独生

意犹未尽

孤柳树下

■贾瑞东 文

荷池边有座方亭,亭子与小广场间有棵柳树,树的年头恐怕不短,一怀抱不住,须两人合围。

粗糙的皮如千年老龟的脊背,沟沟坎坎,又像干涸已久的田垄,裂纹深可陷足,树不高,站在下面抬手就能够着,看得出先前有两根粗枝,左膀右臂,但是朝向亭子的一枝没了,硬生生将主干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;伸向广场的一枝较为茂盛,也许没了另一半的分食营养充足。

老树铺张得很远,整个广场几乎遮去三分之二,显得极不平衡,像个独臂老人,更像横长撇短的“厂”字。

身边没有别的树,它遗世独立,零零丁丁,歪歪残残,摇摇欲坠。我担心它随时会像其兄弟那样轰然倾塌,尤其是风季和雪天。

所幸的是常有一对老夫妻来

这里闲坐,无论酷暑严寒。他们扶着颤巍巍走来,掖下夹着一块方方的泡沫垫子,男的红色女的绿色,来到树下的长凳边后各自给对方铺设,相互搂托着缓缓坐下,背对树干,似乎找个靠山。他们稍显瘦曲的身影仿佛两棵参差古柏,又像擎起斜柳的两根支柱。

老人很少讲话,都长时间默默地坐着,面向远方,时而望望白云,时而窺窺叶间,时而凝视地上斑驳的光影,偶尔也指指点点小语窃窃。

可能有点儿碍事,女的把一顶白色帽子摘下来放到侧旁,男的瞅瞅,张开枯槁的五指将她有些零乱的发丝理顺;女的侧目,伸手拽拽老伴后背微微隆起的衣服,再小心地往下捋捋,过后双双又静静地坐着。

虽然静穆,但无声的心语在彼此的血脉里交流融通。

老人陪伴着孤柳,也享受孤柳的陪伴。远远看去,他们构成一幅奇妙的画,树非树人非人,树亦如人人也如树,这画既朦胧又清晰、既古朴又时尚、既梦幻又真切。



生活故事

良栖山舍随记

■罗光辉 文

住在良栖山舍,守着大山里的一条溪,一畦绿,一顶支撑在溪水中的银白色帆布帐篷,脑海中常会有表达美好发现的冲动。

生命

晨起,去卫生间,忽地,一种声音呼啸而来,接着,“咚”的一声,吓我一跳,定睛一看,是一只鸟,那只鸟撞了一下玻璃,扑腾着向下滑了滑,飞走了,以一段生命的弧线。

它是不是饿了,想进屋找吃的?打开山舍的门,到后面一看,那只鸟站立在树杈上,树杈上有一个鸟窝,三只小鸟在窝里,张着小嘴叽叽喳喳地叫着。可爱的小生命,妙趣横生。

窗前

夜半时分,月光洒在窗前山石铺就的路上,山溪岸边的一丛翠竹和一株香樟树映在溪水里,随着清澈的溪水在晃动。这几天,就我一个人住在这儿,安静、干净、清静。一切都像一首歌谣,可以照亮人生。

晨曦

大山的子民,满怀着对土地的敬畏,四季轮回坚守着对土地的耕耘,他们坚信,只要耕种,就是尽了人的本分。只要站在大地上,心里就踏实,就与神相近。人不让地闲着,地也没让人闲着,在相互交融的岁月里,创造了“天人合一”的神话。

晨曦里,在山道上散步。昨夜下过一场雨,山道显得更加清幽洁净。一中年女子挑着两筐果蔬迎面走来,筐子里装着辣椒、茄子、南瓜和青菜,也装着一家人的幸福。

放声歌唱

朋友相邀喝酒,半夜时分,肚子有点胀,吃了一杯茶,往深山走去。

夜,寂静的夜,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前方不会有狼吧?山里会不会有打劫的?

“大河向东流,天上的星星参北斗”;“青春的岁月像条河,岁月的河啊汇成歌”……有慢性咽炎的咽喉里盛开着生命之花,大声唱歌,用力唱歌,“啊、啊、啊”地唱歌。睁大眼睛,挥着双臂,心脏搭过桥的胸腔里刮着十二级台风。

萝卜干

早晨吃稀饭,没菜,农庄主人问我:“吃萝卜干吗?”

“吃。”上来一碟萝卜干,又辣又脆。我想起了那些年的冬天,特别冷,我们一群娃去打猪草,打猪草回来去地里拔萝卜,扯掉萝卜缨子,在小溪里洗干净,就美滋滋开吃,津甜甜、脆生生,一脸的傻呼呼,一脸的幸福样。

老者

来了个老者,喜欢抽烟,每天至少要抽两包烟,他说他以前在乡村当营业员,后来干至县供销社主任,10年前光荣退休。

他儿子说:父亲喜欢乡下,接他在城里住了还不到半个月,就吵着闹着要回乡下,没办法只好奉命,车刚到村口,他就兴奋,话也多了。他说在城里不自在,在乡下他就是神仙。

古村

一觉醒来,已是红日临床。山舍主人见我往外走:“你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,往山上走,到了叉路口,往左,走进深山,那里有一古村。”

“您起这么早?”

“公鸡第一声打鸣,我就起来了。”

“公鸡第一声打鸣”,大自然最动听的报晓,却没叫醒我这个都市人。不过,听到古村二字,我还是很来劲,迈开腿,甩着臂,大踏步地走出了山舍。一个小男孩也在往山上走,走得没有章法,在玩。他发现了,我突然走得很快很快,眼前,只有一个影子在晃。一会儿,影子也晃没了。

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山上走,满头大汗,这古村在哪里?还有多远?坐下来看满山翠竹,闻路边花香,回去吧,明天早点起床,早点来,就不会这么热。

一只老鹰在空中飞过。

走,继续往上走,不达目的不回头。走啊走,爬啊爬,终于看到了古村。

隐匿在青山绿水间,这啥古村呀?演山古村,不见人影,几栋门楣上方有芝雕的砖瓦房,几间土屋,砖墙土壁,镌刻着岁月的故事。

风在低语。村庄四周,古木参天,绿意盎然。树干粗壮,树皮记录着过往的沧桑。阳光透过树叶,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,给古树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我伫立在村口,思索着,那天开车送我进山舍入住的李姑娘,小时候就生活在演山村。冥冥之中,似有神

助。下山的时候,见一男子在收拾农具,一问,他就是李姑娘的舅舅。他告诉我:演山村气候温和,冬暖夏凉,没虫子,没污染,是块福地,现政府打算开发,“我们彭、赖两姓人家,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。我外甥女,对演山有着深深的爱,前几年,乡村振兴,我们迁出了大山,搬到彩虹桥那边去了,政府为我们盖起了高楼。”

演山,是一本敞开的书,等着你、等着我,去细细地翻读。

下雨啦

突然,浓云密布,成片成片地翻卷起来,越卷越黑。不好,要下雨了,赶快跑。

山里的天,孩儿脸,说变就变。雨,哗啦啦就下下来了,我们跑进了村口一位农户的屋檐下,头发全淋湿了。

“来,擦脸,揩干头发。”一位老大爷拿来了三条干毛巾。接着,又端上了花生、芝麻米果、柚子皮,“吃吧,我们山里的东西”。

村巷

走在村巷里,时而有小孩在追逐,时而有老人在凝视,时而是婀娜村姑在浣衣,时而是爷孙的天伦之乐,时而有不知从哪儿飘出来的菜油香……

耳边,仿佛传来母亲喊吃饭的声音。

大汗村

翠竹掩影,绿树环抱,一老汉叼着烟袋,四头黄牛在身边吃着青草,见此情景,赶忙拿出手机,肥壮的牛望着我,足足有十秒。我拍了不少照片,远处,一条狗翘着尾巴,“嗷嗷嗷”叫着冲我而来。

“去去去。”老汉吆喝了几声,狗不叫了,走到我身边,用鼻子不停地吸着气,

一会儿,摇头摆尾地伴着我去山上走。

大汗村,一块路牌非常醒目。这是个网红村,去看看。

粗气直喘,一身大汗,好不容易到了大汗村。村里停了不少轿车,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安徽牌照的车都有。原生态梯田、石溪、竹海,自然天成;青砖小楼,石磨酒坊,得天独厚。

老人们记忆中的大汗村是这样的:鳞次栉比的土坯房,裸露的土地,泥泞不堪。雨天,村里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村民告诉我,过去,这儿很穷,厕所、牛棚、土砖屋到处都是。房屋拥挤,道路狭窄,村弱民穷,地贫人心散。近年来,大汗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,将土砖屋改造成特色民宿,将猪圈、牛栏改造成艺术坊。

村口清凉亭

夕阳西下,夜幕降临,大爷大妈们带着还没有消失的饱嗝和温馨的生活片断,陆陆续续来到村口的清凉亭下,男的打着赤膊,抽着烟,女的穿着花裙花衣,摇着棕叶蒲扇。老树端庄地矗立在村口,凝望着身后这片土地,光影交错,格外和谐美好。

我喜欢这种美好,站在那儿竖起耳朵听了会,回到山舍,写了一首打油诗:村头坐满老一代,不谈情来不说爱,清凉亭下蒲扇摇,东拉西扯好自在。

小竹椅

夕阳洒下最长一抹余晖,渐渐消失在山那边。伴着暮色,我静静地走在山道上。不知过了多久,明月在天边浮现,缓缓洒下一片银光。

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小竹椅上,看对面的山,门前的溪,还有山上的茶。

周末,他儿子回来了,也坐在竹椅上,望着那片山,那条溪,那片茶……